五分律卷第四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三不定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出入一
居士家晨朝著衣持鉢往到其舍敷
尼師檀與居士婦獨屏處坐說婬欲
麤惡語時毗舍佉鹿子母聞跋難陀
與居士婦獨屏處坐說婬欲麤惡語
念言若居士還見必生惡心向餘比
丘使其長夜受諸苦痛我當遣人往
白世尊即語常供養婆羅門耶隣伽
言汝往佛所頭面礼足廣說此事婆
羅門即往白佛佛為說種種妙法已
發遣令還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
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如婬事中說已告諸比丘以
十利故為諸比丘結不定法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一女人獨屏
處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見若三法
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
沙若波逸提若比丘言如優婆夷
所說應二法中隨所說法治是名不

定法
獨者一比丘一女人更無第三人屛
處者眼所不見處可信者見四眞諦
了爲身不爲人不爲利而作妄語優
婆夷者受三自歸絶於邪道不定者
若於三法中說一事諸上坐比丘應
問是比丘汝往彼家不若言往未應
治復應軟語問汝與女人獨屛處坐
麁惡語行婬欲不若言不上坐下坐
比丘應切語問汝實語莫妄語如優
婆夷說不若言如優婆夷說然後乃
應隨所說法治沙弥突吉羅
第二不定法與女人在露處坐除若
波羅夷餘皆如上說露處者眼所見
處也

五分律第一分之四捨墮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世尊敎諸比丘唯
畜三衣而六群比丘食前食後晡時
皆著異衣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聽
畜長衣汝不聞耶荅言我亦聞之但
我此衣或僧中得或居士間得或是
糞掃衣彼以著故與我本不使我爲
五家畜諸比丘種種呵責將至佛所

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
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汝等不聞我先讚歎少欲
知足衣裁蔽形食足支命耶辟如衆
鳥毛羽自隨比丘如是三衣常俱汝
今云何畜積非法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畜長衣過一
宿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諸比丘若須一一衣衆僧羯磨
所應分物與之時阿那律衣麁弊壞
諸比丘語言汝衣弊壞何不從僧取
作使一日成阿那律言我不敢取恐
一日不成犯尼薩耆波逸提罪
尒時波利邑諸比丘来舎衛城欲後
安居時到不及便於娑鞞陁邑結坐
安居訖十六日便進佛所道經渥水
三衣麁重極大疲極到礼佛足却坐
一面佛問諸比丘安居和合乞食不
乏道路不疲耶答言安居和合乞食
不乏我等先住波利邑欲来此安居
多諸知識不得早發欲及後坐而復
不及遂住娑鞞陁結坐安居訖十六

善

日便来道經涅水三衣廣重極大疲
極諸比丘因是具以阿那律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讃少欲知足讃
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受迦
絺那衣得不犯五事一者别衆食二
者數數食三者食前食後行至餘家
不白餘比丘四者畜長衣五者别宿
不失三衣時諸比丘作是念佛以受
迦絺那衣聽畜長衣為得幾時念已
白佛佛言受迦絺那衣時聽畜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
絺那衣已長衣過一宿尼薩耆波逸提
介時阿難得二張劫貝為舍利弗故
受時舍利弗於異處住阿難作是念
世尊不聽畜長衣過一宿舍利弗今
不在此此當云何念已白佛佛問阿
難舍利弗幾日當還荅言或十日或
不至十日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
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
竟捨迦絺那衣已長衣乃至十日若
過尼薩耆波逸提
三衣竟者浣染縫竟捨迦絺那衣者

白二羯磨捨長者三衣之外皆名長
衣者劫貝衣欽婆羅衣野蠶綿衣紵
衣麻衣十日者若一日得衣應即日
捨若受持若施人若淨施若即日不
捨二日更得衣應此日皆捨若此日
不捨三日乃至十日更得衣亦應此
日皆捨若此日不捨至十一日明相
出時十日中所得衣皆尼薩耆波逸
提若有過十日衣應捨與比丘僧若
與一二三比丘不得捨與餘人及非
人捨已然後悔過若不捨而悔過者
罪益深除長三衣若長餘衣乃至手
巾過十日皆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淨
施不犯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安居
竟欲遊行作是念我尋還此一衣便
足何須多為作是念已即便幞結餘
衣置於架上寄住比丘於是而去時
六群比丘於他處還語住比丘言差
房與我時住比丘即差十七群所置
衣房與之六群比丘見架上衣問言
汝何以故畜此長衣答言此是十七

群比丘安居竟遊行人間不能持去
留寄我耳時六群比丘種種呵責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十七
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汝等愚癡不聞我說比丘
應與三衣鉢俱辟如鳥飛毛羽自隨
耶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三衣中若
離一一衣宿過一夜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有一糞掃衣比丘欲向娑竭陁
邑衣重不能持去欲捨不知云何以
是白諸比丘諸比丘將至佛所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若比丘持糞掃衣重欲遊行餘處不
能持去者是比丘應從僧乞不失衣
羯磨脫草屣頭面礼足胡跪合掌作
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欲遊行
某處糞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今
從僧乞不失衣羯磨如是第二第三
乞已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
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
能持去欲留從僧乞不失衣羯磨今

僧與作不失衣羯磨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欲
遊行其處冀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
從僧乞不失衣羯磨今僧與作不失
衣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
僧已與某甲比丘作不失衣羯磨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
見世尊聽羯磨離衣便常作羯磨離
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著弊壞衣行
長老比丘見問言汝何故著弊壞衣
行答言佛聽羯磨離衣是故我等常
羯磨離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諸比
丘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
言汝等不應常羯磨離衣宿及羯磨
盡離三衣此二非法羯磨比丘及僧
二突吉羅以此羯磨離衣宿一衣一
宿皆犯失衣罪今聽諸比丘羯磨留
衣前安居者九月日後安居者八月
日不得羯磨留僧伽梨安陀會聽羯
磨優多羅僧有賊難處三衣中割截
衣最勝者聽隨所留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
三衣中若離一一衣宿過一夜除僧羯

磨尼薩耆波逸提
離衣者園同界異界屋同界異界
比丘尼精舍同界異界聚落同界異
界重屋同界異界乘同界異界船同
界異界場同界異界樹下同界異界
露地同界異界行道同界異界園同
界者僧羯磨作不失衣界而於中得
自在往反異界者僧不羯磨作不失
衣界雖作而於中不得自在往反屋
比丘尼精舍聚落重屋亦如是乘同
界者於中得自在若取若舉異界者
於中不得自在若取若舉船亦如是
場同界者践穀麦處得自在取異界
者不得自在取樹下同界者樹蔭所
覆處異界者樹蔭不覆處露地同界
者結加趺坐面去七尺異界者七尺
之外行道同界者面去身七弓異界
者七弓之外至明相出時比丘還到
界乃至一脚入界不失衣若口言我
捨是衣亦不失衣若不言捨至明相
出時尼薩耆波逸提比丘三衣外餘所
受用衣離宿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二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三衣竟捨
迦絺那衣已得非時衣諸比丘慚愧
言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得非時衣慚愧言佛未聽我等受
非時衣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讃
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
從今聽受非時衣時六群比丘作是
念世尊聽我等受非時衣便多受不
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諸比丘見問言
汝不聞世尊制不得畜長衣耶荅言
佛雖制畜長衣而聽受非時衣又問
汝等一切時畜非時衣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耶荅言如是諸長老比丘
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不應
多求多欲外道法中受者無猒施者
籌量我正法中少欲知足施者雖無
猒受者應少取呵責已告諸比丘若
比丘得非時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
施乃至一宿突吉羅尒時有一住處
諸比丘多得衣受持施人淨施餘殘

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
等受不具足衣語言且受當足令足
時長老伽眦得一狭短衣日日舒挽
欲令廣長佛常五日案行諸房見
伽眦牽挽衣問言汝作何等荅言得
此衣小不得受持佛復問汝更望得
衣處不荅言有又問幾時可得荅言
若一月若減一月佛以是事種種讃
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
從今聽畜非時衣不足望足至一月
佛既聽畜非時不足衣諸比丘便持
此衣遊行過一月諸比丘見問言佛
不聽畜非時不足衣過一月汝等云
何擔此衣遊行過於一月種種呵責
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
衣竟捨迦絺那衣已得非時衣若須
應受速作受持若足者善若不足望
更有得處令具足成乃至一月若過
尼薩耆波逸提
非時衣者捨迦絺那衣已有所得衣
皆名非時衣須者三衣中有故壞須

十誦律卷第四　第十張　尊

以補易望更有得處者應更有得衣
處望二日乃至一月得若比丘一日得
不具足衣即日有望若得應足成受
持若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
不淨施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尼薩耆
波逸提二日乃至十日亦如是十一
日有望若得即此日應足成受持若
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不淨
施至十二日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
提乃至三十日亦如是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優善那邑有年少
居士出行遊戲見一女人名蓮華色
色如桃華女相具足情相敬重即娉
為婦其後少時婦便有身送歸其家
月滿生女以婦在產不得附近遂乃
私竊通于其母蓮華色知便欲委之
絶夫婦道恐累父母顧戀嬰孩呑忍
耻愧還于夫家養女八歲然後乃去
至波羅奈飢渴疲極於水邊坐時彼
長者出行遊觀見甚重愛即問鄉居
父母氏族今為係誰而獨在此蓮華
色言我某氏女今無所屬長者復問

藏

若無所屬能為我作正室不荅言女
人有夫何為不可即便載歸拜為正
婦蓮華色料理其家允和大小夫婦
相重至于八年尒時長者語其婦言
我有出息在優善鄙邑不復債錄於
今八年考計生長乃有億數今欲往
債與汝暫乖婦言彼邑風俗女人放
逸君往或能失丈夫操財物糞土亦
何足計荅言吾雖短闇不至此乱婦
復言若必宜去思聞一誓荅言甚善
便言若我發此至還入門一生邪心
與念同滅於是別去到于彼邑債錄
處多遂經年歲去家日久思室轉深
作是思惟我當云何不違先誓而遂
令情復作是念我若邪婬乃負本誓
更取別室不為違要於是推訪遇見
一女顏容雅妙視瞻不邪甚相敬愛
便往求替父以長者才明大富歡喜
與之債索既畢將還本國安處別宅
然後乃歸晨出暮反異于在昔蓮華
色恠之密閤從人從人荅言外有少
婦是故如此其夫暮還蓮華色閤君
有新室何故藏隱不令我見荅言恐

卿見恨是故留外婦言我無嫌姤神
明鑒識便可呼歸勅君料理即便將
還乃是其女母子相見不復相識後
因沐頭諦觀形相乃疑是女便問鄉
邦父母姓族女具以荅尒乃知之母
驚愧曰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聟生
死迷乱乃至於此不斷愛欲出家學
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而去到
祇洹門飢渴疲極坐一樹下尒時世
尊與無央數衆圍遶說法蓮花色見
衆多人往反出入謂是節會當有飲
食便入精舍見佛世尊為衆說法聞
法闓解飢渴消除於是世尊遍觀衆
會誰應得度唯蓮華色應得道果即
為說四真諦法苦集盡道便於坐上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既得果已一心
合掌向佛而往佛說法已衆會各還
蓮華色前礼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
於佛法中願得出家佛即許之告波
闍波提比丘尼汝今可度此女為道
受教即度與出家受戒勤行精進遂
成羅漢成羅漢已遊戲諸禪解脫顏
容光發倍勝於昔到時持鉢入城乞

蔓

食一婆羅門見生樂著心作是念此
比丘尼今不可得唯當尋其住處方
便爲之蓮華色乞食畢還安陁園入
所住房彼婆羅門隨後察之知其住
處後日時到復行乞食彼婆羅門於
後逃入伏其牀下是日諸比丘尼竟
夜說法疲極還房仰卧熟眠於是婆
羅門從牀下出作不淨行比丘尼即
覺踊昇虛空時婆羅門便於牀上生
入地獄蓮華色因從空中往詣佛所
頭面礼足以是白佛佛問汝當尒時
意爲云何荅言如燒鐵爍身佛言如
此無罪復白佛言獨宿當有犯不佛
言得道者無犯時有群賊衆共議言
我等當於何處分物用易美食又得
好色咸言此安陁園比丘尼住處必有
好色亦當多有上美供養往彼分物
必得所欲時彼賊帥信樂佛法聞此
不悅即作是念此諸人等必當惱乱
諸比丘尼我當密遣一人先往告語
即便遣之語比丘尼言暮當有惡人
往恐必相惱幸可避去諸比丘尼聞
即入舍衛城彼城大臣先以一宅施

五分律卷第四　第十四張　尊

比丘僧而無僧住諸比丘尼暮到住
宿時彼群賊夜入安陁園都無所見
賊帥歡喜念言比丘尼脫此艱難何
其快哉即以衆上衣盛滿生熟上美
飲食懸著樹枝念言若有得道神通
比丘尼取此衣食於是蓮華色比丘
尼如力士屈申臂頃從舍衛城往安
陁園樹上取之明日食時以所得食
為長老優波斯那及跋難陁設供時
至皆往下種種食食訖行水取小牀
於衆前坐請說妙法優波斯那為說
法已從坐而去跋難陁留後語蓮華
色言姊妹何從得此美食蓮華色具
以事荅跋難陁言可示我衣即以示
之跋難陁見便生貪著即從索之蓮
華色言此不可得何以故女人薄福
應畜五衣跋難陁言如人以象馬布
施不與鞍韉汝亦如是去何種種備
饍供養惜此一衣而不見與如是無
數方便苦索遂不獲已便持與之跋
難陁得衣還歸所住諸比丘見語言
汝福德人得此好衣荅言我無福德
强說比丘尼僅乃得之諸比丘聞種

種呵責汝云何強說奪比丘尼衣
尒時世尊恚於四衆来往憒閙告諸
比丘我今欲三月入靜室不聽有人
来至我所除一送食比丘汝等亦當
相與立制奉教即立從今不聽輙至
佛所唯除一送食比丘犯者波逸提
時長老優波斯那不聞僧制後到舍
衞城問異比丘佛在何房比丘指示
即至房前以手叩房佛自為開前礼
佛足却坐一面佛問優波斯那汝衆
清淨威儀具足云何教化而得如此
荅言若人從我求出家者教行十二
頭陁汝當盡形壽作阿練若乞食一坐
食一種食一受食次第乞食冢間糞
掃衣三衣隨敷坐樹下坐露坐世尊
若人能盡形壽行如此法得入我衆
我與作師佛歎言善哉善哉如汝可謂
善教徒衆復問汝知此衆僧有制不
荅言不知何以故我從佛聞佛未制
不得輙制已制應奉行佛具以上事
語之荅言我不能隨僧制波逸提悔
過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時舊住比丘
住立房前待優波斯那出語言汝犯

僧制應作波逸提悔過荅言我犯何
波逸提諸比丘具說上事荅言我不
隨僧制悔過何以故我親從佛聞佛
若不制僧不得制若佛制已僧不得
違於是佛自出語諸比丘從今若有
阿練若比丘如優波斯那聽至我所
諸比丘聞已作是念我亦當行此頭
陁可得輙至佛所便各修行時諸居
士所設房舍供養無復人受以是白
佛佛語諸比丘今聽四衆自在見我
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此教便與
五百比丘尼来向佛所中路逢優波
斯那優波斯那衆中一比丘衣麁弊
壊問言長老何故著此荅言無有餘
衣比丘尼便拍己衣語言能著此不
荅言能又問長老所著能與我不荅
言能即便易之前至佛所頭面礼足
却坐一面佛問瞿曇弥汝何故著此
弊壊衣荅以上事佛為說法遣還所
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
實以麁弊衣與比丘尼易好衣不荅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
不應多欲諸比丘因此以跋難陁事

萬

白佛佛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
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從比丘尼取衣尼薩
耆波逸提有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
多諸知識能得衣物而諸比丘著麁
弊衣諸比丘尼問言何故著此惡衣
荅言無有得處語言何不就我取荅
言佛制不聽就比丘尼取衣諸比丘
尼言唯親知可取知可與願以白佛
諸比丘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
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
逸提尒時舍衛城比丘比丘尼共得
衣施便共分之或比丘宜著比丘尼
得或比丘尼宜著比丘得諸比丘尼
白諸比丘與我易衣荅言佛不聽我
取非親里比丘尼衣諸比丘尼言以
衣易衣如何言取便往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
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

萬

除貿易尼薩耆波逸提
非親里者於父母乃至七世無親貿
易者彼此有益又各隨所宜從式叉
摩那沙弥尼取衣突吉羅若親里犯
戒邪見從取衣突吉羅沙弥從比丘
尼式叉摩那沙弥尼取衣突吉羅若
無心求自布施知彼有長乃取不犯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晨朝著衣
持鉢往偷羅難陁比丘尼所坐起輕
脫不覺露形跋難陁見失不淨比丘
尼知語言長老與我衣浣便脫與之
彼既得衣即以不淨自内形中又諸
比丘亦與諸比丘尼衣令浣染打時
諸比丘尼以此多事妨廢誦讀坐禪
行道諸白衣見種種呵責言諸比丘
尼常以浣染打衣為業與在家人有
何等異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
比丘尼俱詣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
面佛問瞿曇弥諸比丘尼手足何故
盡有染色具以事答佛為諸比丘尼
說妙法已各還所住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使比丘尼浣
染打衣不答言實尒世尊諸比丘因

此以歎難陁事白佛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
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自浣染打衣有
親里比丘尼能浣染打皆来從索欲
為作之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使比
丘尼浣染打衣諸比丘尼言雖親知
可知不可願以白佛諸比丘即以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讃少欲知足
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
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故衣者經體有垢若令浣浣不染不
打若令染染不浣不打若令打打不
浣不染若令浣染浣染不打若令浣
打浣打不染若令染打染打不浣若
令浣染打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若令浣不浣而染若令浣不浣而打
若令浣不浣而染打皆突吉羅令染
不染而浣而打而浣打令打不打而
浣而染而浣染令浣染不浣染而打
令浣打不浣打而染令染打不染打

蓮

而浼亦如是若令非親里浼染打而
親里浼染打若令非親里浼染打而
親里非親里共浼染打若令親里非
親里共浼染打而親里浼染打若令
親里非親里共浼染打而非親里浼
染打若令親里非親里共浼染打而
親里非親里共浼染打皆尼薩耆波
逸提若衣未可浼染打而令非親里
浼染打突吉羅若令親里浼染打
而非親里浼染打不犯餘皆如取衣
中說 五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城中有好衣長者
信樂佛法常往聽受時彼長者著
好衣將諸儐從從城中出問訊世尊
及諸比丘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頂
礼辭歸遇跋難陁跋難陁復為說法
臨別白言長老明日見顧蔬食眷言
我不乏食若無衣服汝能與我身上
一衣不長者言當與至家籌量不得便
相與跋難陁言我聞長者好憙布施
如何於我而獨疎薄又言我說法能
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為度汝等慶
不嘗已汝今云何惜此一衣於是長

者即脫與之去至城門守門者問汝
向重衣出而今輕還為與女人為遇
劫奪耶荅言我不與女人亦不遇劫
為沙門釋子所強乞耳守門者言莫
作是語我聞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若
人布施尚不肯受如何於今強乞人
物荅之如上有不信樂佛法者聞便
唱言快正應奪汝若更親近當復劇
是沙門釋子常歎布施毀不與取而
今強奪人衣物何異於劫長者還家
家中問荅亦皆如上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居士居
士婦乞衣尼薩耆波逸提尒時諸比
丘著麤弊衣諸親里見語言何以著
此壞衣不從我取荅言佛不聽我等
就居士居士婦乞衣可以與僧當從
僧取諸親里言我正欲與比丘不欲
與僧令餘人得諸比丘言若佛聽我
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者亦當不

者如此弊惡諸親里言唯親知可與
知可取願以白佛諸比丘即以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逸提介時
衆多比丘隨估客行失道遇劫剥奪
赤肉裸形而還向舍衛城行者問言
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門釋子復問
汝衣鉢何在答言為劫所奪進到祇
洹諸比丘問答亦如是又問汝若是
比丘云何受戒布薩自恣答言如是
受戒布薩自恣諸比丘竟不與衣便
至佛所佛呵責言汝等何以裸形見
佛豈不能得樹葉以蔽身耶告
諸比丘從今裸形至佛前者突吉羅
諸比丘白佛佛不聽我從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乞衣我等親里去此甚遠
云何得衣佛言汝等已到舊比丘所
未答言已到又問何以不與汝衣答
言諸比丘方共見問云何受戒布薩
自恣雖如法答猶不見與佛遥呵責
舊住比丘云何眼見比丘裸形而不
經恤為失衣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

讀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
乞衣除因緣尼薩耆波逸提因緣者
奪衣失衣燒衣漂衣壞是名因緣
若奪衣乃至衣壞故有餘衣及有衣
在餘處皆不得乞比丘尼亦如是式
又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從波利
邑来向佛所遇劫失衣共作是言佛
雖聽五事因緣得從非親里居士居
士婦乞衣我今不知當從誰乞時六
群比丘作是念此諸比丘失衣不知
從誰乞我當為索若有長者當自
取之念已即以是語語失衣比丘失
衣比丘言大善於是六群比丘遍語
城中諸居士居士婦言有諸比丘從
波利邑来欲覲世尊遇劫失衣汝等
可共減割施之諸居士居士婦聞已
各各減割大得衣服人人皆足失衣
比丘言我等已足不須更乞六群比
丘言汝等有乞衣因緣而我等無聽
我以汝因緣更有所乞失衣比丘言
隨長老意時六群比丘復更遍乞得

衣甚多時諸居士集共議言失衣比丘未有幾人我等城中男女大小減割布施已應過足何以復索將無欲以積畜販賣貿易不修梵行耶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衣失衣燒衣漂衣壞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若居士居士婦欲多與衣是比丘應受二衣若過是受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為說法療病官事皆為料理有一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遇到此家聞其夫婦共議跋難陀於我有恩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彼比丘乞食還語跋難陀汝有福德跋難陀言有何福德答言我今乞食到某居士家聞夫婦共議跋難陀於我有恩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汝今

往彼必得無疑跋難陁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居士即出問訊跋難陁言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耶荅言如是跋難陁言汝自知我不著惡衣若作好衣我當自著常憶念汝疾病官事當相料理若不好者當與弟子或藏器中徒去此物無施用福時彼居士語左右言此人無猒難養難滿我發心所與五倍六倍猶不愜意先雖厚善於今薄矣遂不與之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荅言如是便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作如是衣與我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

先不自恣請者先不問比丘為須何衣為好者求令極好勝先所許若從

親里索好衣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竟
佛在舍衛城跋難陁復有常出入家
其夫婦共議我當各為跋難陁以如
是衣直作衣與之乞食比丘聞復語
之跋難陁即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我
聞汝等為我各以如是衣直作衣為
實尒不荅言如是跋難陁言可合作
一衣令極好若極好我當自著常憶
念汝若不好者當置噐中徒去此物
無施用福時居士居士婦便大瞋言
此人無猒難養難滿雖求合作一衣而
於我發心所許五倍六倍猶不愜意
如此惡人不足存在於是不聽復得
来往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
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我當
各以如是衣直作衣與某甲比丘是
比丘先不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士
婦言汝各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

荅言如是便言善哉居士居士如可
合作一衣與我為好故尼薩耆波逸
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 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王舍大臣語左右
人言汝往跋難陁所以我名字作礼
問訊持此衣直而供養之使受勅至
跋難陁所語言某甲大臣問訊起居
送此衣直供養大德大德受之跋難
陁言我不應受此衣直若得淨衣當
手受持使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跋難
陁即指示處使便到執事人所語言
某甲大臣送此衣直與跋難陁汝為
受作来取便與使既與已還跋難陁
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
大德須衣便可往取白已便還大臣
後時復更遣信問跋難陁我近遣使
送衣直付某執事大德為已著此衣
未跋難陁言我未取著還白如此大
臣作是念我作衣已久而猶未取必
薄我衣故致如此即復遣信語跋難
陁言我送衣已久何故不著若不須
者可以還我跋難陁言我甚須之便

於非時到執事人所語言我今須衣
可以見與荅言小待令衆人會我應
往趣若不及期便應罰我金錢五百
跋難陁言汝常信樂勤於法緣今日
何故忽重俗事彼聞此語便作是念
正使彼罰要當付衣然後乃去即便
料理與之事畢星馳已遂藝後衆人
問言汝来何晩荅言跋難陁索衣料
理還之所以致此衆人咸言為一比
丘而輕衆制理不可恕即便罰之彼
旣得罰便瞋恨言沙門釋子自言有
道利益於物而今乃反令我得罰不
信樂佛法者咸皆語言汝信敬沙門
致此重罰若復親近方當劇是悪名
流布遍舍衛城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
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士為比丘
故遣使送衣直使到比丘所言大德彼
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送此衣直大德受
之是比丘言我不應受衣直若得淨

衣當手受持便言大德有執事人不
比丘即指示處使便到執事所語言
某王大臣遣此衣直與某甲比丘汝
為受作取便與之使既與已還比丘
所自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
大德須衣便可往取是比丘二返三
返到執事所語言我須衣我須衣若
得者善若不得四返五返六返到執
事前默然立若得者善若過求得
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隨使
來處若自往若遣信語言汝為某甲
比丘送衣直是比丘竟不得汝還自
索莫使失是事應尒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僧多得縷施即
共分之諸比丘用縫僧伽梨優多羅
僧安陁會一切餘衣又作腰繩襌帶
乃至户紐猶故不盡時六群比丘便
雇織師織作一衣猶有餘縷復更雇
作縷少不足便行求乞長者居士悉
皆與之於是六群比丘作是念我得
善利從今但當恒作此業使多乞縷
一切織師悉皆雇織時有居士詣一

織師雇織作衣荅言我已許比丘不
得復作遍諭餘處皆亦如是於是居
士便瞋罵言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而
今過雇一切織師無有猒足與世貪
人有何等异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行乞
縷雇織師織作衣尼薩耆波逸提比
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
突吉羅 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常出入一
估客家說法治病估客語婦言跋難
陁於我有恩可以此縷雇織師作衣
我還當與行後婦便持縷詣織師所
雇令作之語言善量令足勿使少長
跋難陁聞即往其家婦出問訊言我
夫教我為大德作衣我已雇人令作
跋難陁言汝雇誰作荅言某甲跋難
陁便往織師所語言汝知不此衣為
我作汝好織令緻廣自當少多私相

報織師言彼婦語我籌量今足我今
云何令得緻廣跋難陀言但好作之
若縷不足持我意索自當與汝織師
隨語用盡往索估客婦言我先語汝
籌量今足何故復索織師具以事答
婦便更與估客行還問婦言我先令
汝為跋難陀作衣為已作未答言已
作可取來看婦即取示衣甚緻好問
言用少許縷那得如此答言跋難陀
更來取縷所以得尒估客便瞋罵言
跋難陀難養難滿無有猒足如我本
意與衣數倍先雖有恩於今絕矣遂
不與之如是惡聲流布遠近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
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居士居士婦
為比丘使織師織作衣是比丘先不
自恣請便到織師所作是言汝知不
此衣為我作汝好為我織令極緻廣
當別相報後若與一食若一食直得
者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

又摩耶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語弟子達
摩言今欲與汝遊行到拘薩羅國達
摩言彼寒無衣不能得去跋難陁言
若能去者當與汝衣達摩言先與我
衣然後當去即便與之既得衣已便
不肯去跋難陁言汝言得衣當去如
何得衣而復不肯若不能去以衣還
我達摩言師已見施去何復索跋難
陁言我非施汝欲共遊行故相與耳
汝今不去欲以何理而不還我便强
奪之彼即高聲大哭長老比丘問汝
何故哭荅言師奪我衣諸比丘種種
呵責跋難陁云何名比丘强奪人衣
荅言我欲共行至拘薩羅國以衣雇
之彼既得衣便不肯去是以取之非
為强奪諸比丘復種種呵責達摩汝
云何欺師索衣許行得而不去便將
二人同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以衣與弟
子還奪取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復問
達摩汝實誑師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二比丘已告諸比丘以十

剎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還奪尼薩耆
波逸提尒時六群比丘與諸比丘衣
復使沙弥守園人奪諸比丘問言汝
不聞佛制與比丘衣不得還奪耶答
言聞我今使沙弥守園人奪不違佛
教諸比丘言自奪教人有何等異種
種呵責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
若自奪若使人奪尼薩耆波逸提有
諸客比丘寄舊住比丘衣行還日久
恐犯此戒不敢復索復有諸比丘在
路行寄比丘衣行路既遠恐犯此戒
亦不復索或有已索便生慚愧謂犯
此戒作捨墮悔過者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讚少
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若
索寄衣犯捨墮者無有是處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後瞋
不喜若自奪若使人奪作是語還我

亦不與汝尼薩者波逸提比丘尼亦
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三竟

五分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